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八回 蕩妖寇大顯神通 受皇恩榮膺寵錫

那倭帥聞了報，心中大怒，便差了三個獅子，三個虎將，十二個狼將，帶了一萬倭兵。頭上各帶一個銅護臉兒，眼珠邊鑲塊極厚的水晶，像顯微鏡一般，以防鐵子打眼。獅子虎將仗著力大，通穿的厚棉襖外罩鐵甲，便是彈箭著了身，也還攔得住。賊帥又囑咐臨陣須先放大炮，戰時別貪他美貌。想要生擒，不忍傷命，以致反喪了自身。各兵將領命，即日前進。小鈺探得實信，也就迎將前去。漸漸近了，小鈺命兵夫扎住了營，不必動。自己三人放馬向前。賊營裡開放大炮，轟聲如雷。小鈺的鹿角上早早縛著一面小旗，上畫天書上的退炮符咒，炮到跟前，反退回去。把賊兵倒自己打死了好多人，便不敢放了。三個獅子生了氣，拍馬前出。小鈺三人迎著交鋒，果然利害。小鈺還勉強招架得住，該這兩個姐姐，那裡是他的對手？恐防有失，便想要召神兵。這碧簫二人倒也伶俐，把馬一退，這馬是通靈的，不用掉轉身，只縮身往後一退，便離了二丈多地。一個撩起飛刀，一個發出鐵彈，兩個獅將忙把刀槍架格。小鈺也是一退，疾忙捏訣念咒，大獅子正縱馬上來，忽然一陣怪風，吹得寒毛直豎；一片雲光，從空低下，便有無數金甲神人殺將過去，別的賊將賊兵反身便走，獨有三個獅子仗著本領高強，想去迎敵，早被神將一杵下來，把大獅子春成肉餅。二獅慌了，回馬要逃，又被一位神將一斧，截做兩段。三獅沒法，跳下馬就逃，無奈前面自己的人馬擋著，只得彎著腰，把頭往人叢裡鑽將進去，拼命飛跑，碰倒了許多人，竟被他趕在前去，一溜煙走了。還有些解糧餉的倭兵，也跟著飛跑，其餘一萬多賊眾，登時變做屍山血海。小鈺見剿滅已盡，便念了退咒，請回了神兵。碧簫也收了飛刀，三帥並馬回營。仍差兵夫去割了十七個賊將腦袋，一萬餘只賊耳朵，挑有十多膽。繕了奏章，差官進京報捷。一面望濟南進兵。那邊倭帥倒也有些賊智，聞了敗信並不慌張，說道：「這是左道妖術，只須用個魔污法，就制住了。」便叫取那婦女經水，並產婦的惡血，宰些黑狗血，還恐不夠，把些老年丑隔的婦人，用尖刀戳進陰門，流些血出來，再把那各處的陰溝臭水攪和了，滿裝在十多只大缸裡。另用毛竹截做噴筒，選六百個兵丁漏夜習會了。又差三個獅、三個象，專去抵敵三個女孩；另差六個虎，專招架著飛刀，又是一凡倭兵助著打仗，此番一定可以全勝，就轟轟烈烈迎將出來，獅象心中還想要生擒去輪流取樂。那小鈺離城五十里扎住了營。三馬慢慢的迎上前去，漸漸近來，就放起飛刀，召請神將。賊兵忙把穢血向上亂噴，十分惡臭。果然神將神兵慌忙升上了天去；飛刀也通靈的，疾忙飛回來了。小鈺就退了神兵，另呼風來，只見一陣狂風捲了許多砂子瓦石，還拔起了些樹木，撲面打來。賊人又忙放噴筒，誰知風卻不怕污穢的；那瓦石樹木更是無知之物，管什麼臭穢，乒乒乓乓打將過去。賊兵個個頭開血出，逃命也來不及。臭血倒了滿地，白白害了多少女人、黑狗的命。

這風越刮越猛，有塊百斤重的大石，打著了四獅子的背上，連吐了幾口血，伏在鞍上加鞭逃命。到了城門邊一湧進去。人多門小，擠死了許多。這些木石趁著風勢，也進了城門；還有些從城上落下的，真打得人嚎鬼哭，屋倒牆傾。倭帥著了急，引著兵將，開門往青州一路逃了去。這裡小鈺不知他們逃去，只叫在城裡吹打，卻被他們偷跑了。不然追將上去，包管一個不留，到了傍黑，料已打盡，便退了風。回營安息。次日仍命兵丁人夫去割腦袋、耳朵，城外割了兩個象頭、五個虎頭，八千餘的耳朵。見城門是開的，並沒有人，就進城去，又割了三個狼頭，一個虎頭，還有五六百耳朵。在坍塌瓦石堆裡尋尋，又割了幾百隻耳朵。倒從那坑面前放煤炭的地坑裡，救了許多女人出來，約有千人——餘外都壓死了——帶了出來，到營前回稟小鈺。小鈺問：「為什麼只有女的，沒有個男子？」眾女人道：「男人逃的逃，殺的殺，沒有剩下的了。我們被賊劫去用的，替他們洗衣煮飯，年輕的由著他們侮弄取樂。」小鈺看時，個個被惡賊弄得面黃肌瘦，十分可憐。便按人數，重重的各賞給了銀米，叫他們且到附近省分暫避，待事平後，自然設法招回安業。這些女人叩頭稱謝，各自四散去了。小鈺一面奏捷，一面差人探聽賊帥下落。知他逃往青州府城內，在那裡挖掘地窖，安設鍋灶，裡邊放著油缸大蠟燭；又把民房拆去，不許多餘；剩的都拆低了，瓦上塗了油灰蓋緊，以防風吹石打。

那些受傷兵將通撥到登州府安紮調理。那登州城內也照樣拆屋挖窖，又修造了許多戰船，待十分危急的時候，便好逃回本國。小鈺聽了，便命兵夫忙忙掩埋民人。即日就要往青州攻城。誰知這些死屍惡氣變為瘟疫，人夫兵丁，多有病的。沿纏開來，太監、宮女也就病了許多。遲幾日，連藹如也是不想飲食，只叫胸膈悶。小鈺只得奏聞聖上，暫且緩兵。皇上聞奏，立差六十員太醫，馳赴軍營醫治。又頒好些內制的避疫丸散，又命另撥些太監、宮女及兵夫們來營，換那病的回去調養。自四月初間疫起，到五月內，日甚一日。那些太醫不但方藥無效，連自己也病了四十多個。過幾日，碧簫也不好了，小鈺也覺茶飯不進，胸中悶滿。自悔道：「當年若讀了第三卷的天書，就不怕了，如今實在沒法。」皇上、皇后憂愁得很，不住遣人問候。

到了六月，三帥通躺倒了。皇上就差八親王同著一位皇庶子到營問疾，並命暫且回京，調治好了再作徵東之計。小鈺在枕上叩頭道：「煩王爺、皇子代謝聖恩，並乞二位即速回京，別在這裡也沾染了，反為不美。至於我們三個，斷乎回去不得的，萬一把倭賊探知，勢必四出騷擾，前功盡棄，待到秋涼，自然會好的，求聖上、聖後萬勿垂念。」二位也就依他的話覆奏去了。到了七月半後，倭帥見他們屢次得了勝，反遲遲不進，必有緣故。遣探子探得了實信，十分歡喜，道：「這三個病鬼躺在炕上，那裡還會使那些妖法？趁此劫進營去，擒了來。別管他病不病，先從本帥起受用一番，再給你們諸將輪流擺弄作樂。

倘或還活的，就賞給兵丁們大家開開心。難道十萬條的雞巴，弄不死這三個害病小孩子嗎？弄死了便分兵四出，包管破竹之勢。但不要多了人馬，把他聞風逃避，反覺費事。」即日差三個獅子，帶了二千兵，悄悄前進。小鈺早防他趁此進攻，時刻差人日夜了望。這一夜是八月初間，新月很亮，黑先鋒望得明白，忙忙入帳稟知。小鈺叫兩個宮娥扶了出來，跨上仙馬，出到營口，見賊已逼近，即呼起風來。飛沙走石，拔木揚灰。賊將說聲「不好」，掉轉馬頭就走。小鈺喝道：「快追去，一一打死盡了才罷。」果然這狂風一路追趕，約有五六十里，把那一枝人馬全數打光才收小些。小鈺知已了事，念了退咒，回到帳內。因冒了些風寒，更加病重，不能具折，只差個官兒進京奏聞。那賊營裡仍只逃了幾十個解糧的兵丁，回去報知倭帥，倭帥大失所望，無法可施。想著現在兵殘將損，又不好回去，恐怕國王見罪。只得且住下，再作計較。且說差官進京報捷，皇上問：「元帥臥病，如何還打得贏仗？」差官就將呼風請神將的話奏明。皇上召問賈政，賈政也據實覆奏。次日聖駕親往岳帝、關聖、呂祖各廟虔誠謝禱。重陽以後，疫氣漸漸退了。

到得十一月間，三帥精神復舊。一面奏聞，一面提兵前進。恐防賊人聞了信息，下海逃歸，先召請神將求他紮在海口，阻住他的歸路。神將依令，分作兩隊，在青、登二府海口亭亭紮了兩個雲寨。賊帥並不知道，只探聽得元帥兵來，預先把些糧餉器械什物裝在海船內，每船派幾名倭兵看守，自己仗著有了地窖可以躲避。待等風息了些，劫他的營，或者可以僥倖獲勝。

主意定了，便先把一切需用物件並婦女們都搬了下來，窖內點著燈燭相待。聽見風聲，一起開著，一齊躲下窖去了。小鈺早已探明，就又喚了雨來，翻江倒海，只在城裡落去。頃刻水深三尺，那賊帥們存身不住，只得爬出窖來，率領兵將，各用生牛皮做的大藤牌，護著頭臉，開門往海口逃生。忽見雲光落處，神將神兵紛紛亂殺將來。叫聲「不好」，疾忙回進城來，關上了門，要去找那噴筒。無奈水已過腰，那裡還剩什麼噴筒穢血？只得拿著藤牌跑上城去站著。漸漸水浸過城，可憐那有智謀的倭帥，大力氣的兵將，登時一個個變成魚鱉。小鈺見青州的賊已經剿盡，疾忙同了兩個姐姐，鞭著仙馬飛往登州來。登州早已聞信，瞧見大雨倒將下來，曉得地窖靠不住，連忙開了城門，往海口亂跑。那狂風木石也是緊緊的追上來了，正在沒命飛跑的時候，對面神兵又迎著殺來，大眾進退無路，竟砍得乾乾淨淨。元帥退了神兵、風雨，便遣兵將到海口，拿住了一百隻大船。各船搜出無數米糧軍器，又每船倭兵兩名，還有山東逃去的海盜六名。回到青州海口，看那守船的倭兵，早已並做一個船逃回本國報信去了，只剩了一百多只空船並糧米等物，隨即砍了賊帥等首級耳朵，並同活賊，寫下奏折，發紅旗往京中報捷，並請渡海徵倭，問他個侵犯天朝的罪。皇上接了捷音，十分歡喜，但為了徵倭的話，躊躇了一會。進到宮中和皇后相商，娘娘道：「他三個小孩子，平了十萬凶倭，勞苦已是

十個月了，又且大病之後，何忍再叫他們犯那險惡波濤，遠徵外國？但竟將倭王置之不問，也不成事體，不如差個官去，叫他遣使謝罪，就好撩開手了。」皇上說：「朕意也是這麼。」即日敕內閣備下諭旨，差禮、兵二部侍郎，星夜往軍前，就交與小鈺等看過，就往倭國頒諭。小鈺接閱，旨意甚是和平，覺得太寬恕，但聖諭不敢擅改，只得加上一封諭貼。內開：

平倭大元帥賈，左右副元帥梅、薛，諭倭國賊王知悉：爾等么麼蟻，久在皇朝幃覆之中，不知感激，乃敢無故興戎，侵擾內地，逆惡滔天，萬無可貸。本帥本欲即日東征，又蒙皇帝聖恕，專遣天使，諭爾悔罪自新，不追既往。聖旨到日，爾當親率妻子赴闕乞恩，尚可仰邀寬典。如敢半字不遵，本帥等必揚帆東渡，踏平蟻穴，寸草不留。仍將爾賊並同眷屬囚繫獻俘，齧割以飭犬豕。凜之凜之，毋貽噬臍。特諭。

兩侍郎就齎了聖旨，並元帥嚴諭，即日下了海船，往倭國去了。小鈺等且駐紮青州，專等倭王覆奏，不提。且說聖上遣發使臣去後，便敕內閣傳旨，備辦丹書鐵券。封小鈺為平海王，加九錫，賞銀三千萬，食邑二十縣。封賈政為老太王，封王夫人老太妃，贈寶玉為太王，封寶釵太妃。追贈高、曾二代長房子孫，世襲王爵罔替。其餘庶子，並封一等公爵，准襲十代。